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寻父主题

张慧诚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四川眉山 620000)

摘要: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人公对精神之父的寻找同时也印证了整个社会对“父亲”的需要。而“父亲”在更广泛意义上是指一种精神信仰,一种外在在社会关系和传统道德标准的约束。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家庭这个窗口窥视了整个俄罗斯大社会的风景,从德米特里最终的被救赎到伊凡的道德皈依再到阿廖沙对宗教的笃信,我们看到了几兄弟在“寻父”的道上走着不同的路程,却都达到了同一终点。

关键词:《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51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0)04-0087-05

On the Theme of Searching for Father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ZHANG Huicheng

(Library of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Meishan, Sichuan 62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arch for a spiritual Father in the novel *The Brothers Karamazov* confirms the need of a Father for the whole society. In a broader sense, Father refers to a kind of spiritual belief and a sort of constraint from external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raditional moral standards. Dostoevsky peeps at the whole Russian society through the window of a small family. From Dmitri's final redemption to Ivan's conversion and to Alexei's religious belief, we have seen that the three brothers have all reached the same destination in different ways on the road of searching for a Father.

Keyword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ostoevsky; Western Literature Research

在西方文学史中,“寻求”是一个古老的主题,或寻找爱情、名誉、正义;或寻求自我;或追求一种终极价值目标、一种精神信仰。而“寻父”同样是这一范畴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关于寻找的对象父亲这一形象的产生也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开始了对神权的颠覆,追求个人自由,他们不再那么坚信上帝的权威。同时,由于物欲的膨胀,导致了人的邪恶与堕落。此时,文学作品中多是表现子与父的冲突,子对父的憎恨与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描写了一个堕落型的父亲形象,父亲本该是权威与力量,慈悲与正义的代表。而在文本中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私欲、淫邪、暴力。费多尔是一个卑琐、无赖的形象,在肉体上抛弃精神上虐待其子辈,导致了子辈对新的精神之父的寻找。

一、肉体和精神双重父爱的缺失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宗法制社会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制度日渐确立。

新旧社会的交替都避免不了转型时期的阵痛,它是斗争的漩涡,演绎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暴露了各种精神痼疾。在新世界里,人们获得了他们长期以来所渴望的自由,但很快,又发现这自由成了“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为所欲为”所带来的混乱使得人们又渴望回到原来那虽不自由但安全的传统社会。这便是自由与奴役的围城式演绎:在缺少自由的传统之城想逃出来争取个性解放,而当争取到了又忍受不了这沉重的自由。因而就产生了如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渴望。《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社会关系的敏锐一瞥,在一个“上帝死了”,一切传统道德价值被打上问号的年代,面对残酷而混乱的社会现实,他提出的疗救方案是宗教。对小说主人公的憎父与弑父,作者也做出了宗教语境下的道德阐释。从“无父”背后的“寻父”及小说人物最终的救赎与归宿可以看出“寻父”的结果都是神学意义上的“上帝”,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的沉沦都需要这个精神之父的引导与拯救。笔者在此联系小说的时代背景,借用弗

洛姆“逃避自由”的理论和何云波先生对父亲的文化隐喻的分析,再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分析小说主人公寻父的原因、历程、结果。从这个耦合家庭的混乱,可以看到整个俄国社会信仰的崩塌,因而,找回失落的信仰是必要的。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大社会,“父亲”都是不可或缺的。

小说中的四兄弟有父却不得不面临着“无父”的境地,那个把他们带到世上的人费多尔·卡拉马佐夫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父亲角色。儿子们对他来讲,只不过是情欲发泄后的附属品,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上均将其抛弃。对他们的成长与教育没有负起任何责任,甚至会完全忘记他们的存在,他甚至不知道伊凡的母亲就是阿廖沙的母亲。当德米特里的舅舅要来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无耻的父亲竟然感到迷惑,有那么一瞬间还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压根儿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些被遗忘、被抛弃的孩子从小就在失去父母关爱的环境中长大,或寄养亲戚家,或由老仆人格里戈里夫妇照顾。父亲的冷酷自私、淫荡荒唐使得这个家失去了轴心。可以说“维系这个家庭的,无论是血缘方面还是情感方面的任何纽带,差不多全部腐烂断裂”^[1203]。小说中的这个家庭让我们看不到一个正常完整的家所具有的家庭秩序、亲情伦理,而是一个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家庭。所谓的父慈子孝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里根本不存在。当时隔二三十年之后,这个小家庭的成员有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相聚。对于这些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人来讲,家似乎只是血缘上的概念而已。即便是有血缘关系的维系,也被那个老色鬼所毒化和瓦解。“父亲的堕落与失职使其子女无论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失去了依托。而作为儿子,他们亦常常不再把父亲当作权威、当作生活的引导,反而或厌弃或嘲笑或仇视其父亲”^[2136]。这样的父亲只会让儿子感到失望和耻辱,更不要说作为权威和引导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在孩童时代,最依赖的是父亲的权威,这种权威既让他们憎恨害怕,因为父亲对他们形成了一种束缚、压抑和不自由;同时,又无限地崇拜渴望,因为父亲能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附着感,他们对父亲有着无限的信赖。在儿童的成长与教育中父亲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著名哲学家弗罗姆在他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一文中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母亲是孩子的“自然世界”,父亲是孩子的“思想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其走向通往世界之路的人……父爱的本质是:顺从是最大的道德,不顺从是最大的罪孽,不顺从

者将会受到失去父爱的惩罚”^[1348]。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就是引导者的角色,是信仰、秩序、力量的代表。“父爱应该受到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1349]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面对的却是怎样的父亲啊!费多尔·卡拉马佐夫自私、冷酷、毫无温情,这种父爱的缺失直接导致他们在心理上对“父亲”缺乏认同感,这种“无父”的身世创伤以及由此带来的现实和精神困境,使得他们迫切期待有那么一个人能够指点迷津。于是,寻父也就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命意识,而父亲的堕落导致了“子对父的审视与憎恨,也产生了对新的理想的‘父亲’寻找”^[2145]。

什么是真正的父亲?德米特里的辩护人一语道出了“父亲”的真正含义:生我者还不是父亲,只有生下我来而又尽到做父亲的人才是父亲。这是对老卡拉马佐夫这种父亲角色的否定和拒斥,他不仅没有一点做父亲道义上的责任心,而且在精神上腐化毒害着一切。他生来只为了肮脏的享受,无恶不作,唯一担心的是地狱里有没有钩子,如果没有,“一切就去他妈的蛋了”^[1428]。而人活着不仅仅意味着肉体的存活,更是精神的存在;一个孩子的成长也不仅是身体的长高长大,更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成熟。当生父无法完成教育孩子这一职责时,那么只能由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父亲来承担了。很不幸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生父就是一个混蛋加败类的典型:“老头子卡拉马佐夫是死亡和瓦解的象征,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都被他玷污和败坏了,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是一切法律的抨击者,一切神圣之物的玷污者——这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定义,在这个瓦解着死尸的臭气里滋生着他的产物。”^[1533-34]费多尔如果勉强能将其称为父亲的话,也只能算是纯粹生理意义上的肉体之父。他只是把孩子们带到世上,给予了一具可以存活的肉体,却没有给予灵魂。儿子们的成长他没有参与,这一块空白只能由另外一个可以教育、引导孩子的精神之父来填补。很明显,小说主人公之一阿廖沙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父——肉体之父费多尔·卡拉马佐夫,另一个是精神之父——他心灵中无限崇拜的灵魂导师西马长老。“主人公之所以需要两个父亲,是因为生养他们的家庭已经丧失了全面教育孩子的传统职能或能力,因而他们只能生下肉体,不能赋予他们灵魂。”^[16165]父亲角色的分裂使得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不得不走向对真正的父亲——精神之父的寻找。从此,他们都踏上了漫漫的寻父旅程。

二、殊途同归的寻父之路

1. 从忏悔走向救赎的德米特里

卡拉马佐夫兄弟们虽然都继承有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原始力量,但毕竟都有不同的个性与气质。“概而言之:德米特里——粗野率直,狂暴任性,伊凡——对社会抱着犬儒主义的怀疑嘲弄态度,阿廖沙——作者的理想人物,真诚的相信永爱可以战胜世界一切的邪恶。”^[42]这种殊异也就决定了他们寻父的心路历程的不同。

长子德米特里从小可以说是居无定所,母亲出走以后,小米卡完全被父亲遗忘了,跟着老仆人住在小木屋里,看着父亲把家里变成了淫窝,父亲的冷漠让他完全丧失了一个孩子应当享受的父爱。如此这般,叫他怎能去爱这样一个荒唐的父亲?而当被姥姥忘记后又被舅舅遗忘,他辗转在几处寄养家庭之间,童年也就在“漂泊”中度过了。笔者引用作者的话来形容:“他的幼年和青年漫无秩序地过去了。”生活无疑只向他翻开了残酷无情的一页。这样的父亲也让他明白了:个人享受乃是一切。这个青年承传了他父亲血脉里“色欲的虫子”,情欲如焚,意志薄弱,个人生活毫无节制,一塌糊涂。和父亲争夺母亲的遗产,纠缠得难分难解,父子俩又为了同一个女人——格鲁申卡而争风吃醋、明争暗斗。为了三千卢布的遗产,他多次扬言要杀死父亲,被伊凡称之为“一只爬虫要吃掉另一只爬虫”。总之,父子之间有的只是嫉妒、仇恨和势不两立。所以,父亲被害,他“理所应当”地被视为凶手。首先他有杀人动机。其次,所有的人似乎都可以证明他有杀父行为。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是想杀死父亲,到最后,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他的清白。德米特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也难怪,一个放荡的公子哥儿很容易成为怀疑对象。然而,他是放荡其表,玉洁其质。卡拉马佐夫气质的外表掩盖了他善良、率真的本质。在审案的过程中,一个不一样的德米特里展现在我们面前。剥去表面的罪恶,我们看到那藏在底下的真正的洁白。

面对梦境里残酷的现实,他能不断地思索发问:“为什么那些受了火灾的母亲站在这里?为什么人们这样贫困?为什么婴儿没吃没穿?为什么田野里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拥抱接吻?为什么不唱欢乐的歌儿?为什么他们被黑暗的贫困灾祸弄得这样浑身黎黑?为什么他们不给娃娃东西吃?”^[4766]这些问题以后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也忧心忡忡。德米特里的心里,也有大爱。这些大

爱化作内心的同情和怜悯,在他想要施暴的时候成了最好的监督和庇佑。他之所以没有杀死父亲,是因为“上帝当时在看顾着我”,还有母亲向上帝的祈祷;而当他举起铜杵打倒老仆人之所以没有匆匆逃走,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感到了“圣灵的亲吻”,魔鬼被战胜了。他再次跳下来看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可怜老人的不幸。他的这些行为并不是毫无思想和性格基础的。当想要作恶时,他总是能感受到有一双眼睛在监视着他,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仰,在那一瞬间就不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没有弑父。上帝的庇护、监督和“圣灵的亲吻”是建立在有这样的信仰的基础之上。德米特里内心是美好的,本性是善良的。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善良加剧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气氛,他最终还是无法洗刷冤情。虽然有阿廖沙和伊凡为其申辩,可是要不就是拿不出证据,要不就是证词失去法律效力(伊凡被医生诊断为精神错乱),真正的凶手斯迈尔加科夫已上吊自杀,一切都死无对证了。法庭判定他二十年苦役。面对这一冤假错案,德米特里已经能平静地接受这一命运,这或许正合他的心意,他甘愿去流放。此时的德米特里需要苦难来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净化,他自己也说:“我感到自己已成了一个新人……我要接受苦难!”^[41146]伊凡和阿廖沙都劝他越狱逃跑,但德米特里却说逃跑就是逃避上十字架,他甘心上十字架受难。“这种‘自我惩罚’是出于认识到自己性格的卑劣而产生的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道德需要恰恰导致了他对上帝的需要”^[2165]。虽然事实上没有杀人,但承认良心上犯了罪,世俗法庭上的无罪并不能证明道德法庭上的清白。来自良知的审判更残酷,也更沉重,他承受不了,只有接受惩罚来减轻内心的负担。当德米特里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流放地的时候,也走向了救赎。

2. 从质疑走向皈依的伊凡

伊凡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次子,这是一个从小性格阴沉而又工于心计的孩子,从十岁起就透悟了自己到底是住在别人家里,这种“寄人篱下”的身世经历导致了他的早熟、敏感和多疑,这种孩子自尊心都极强。青年伊凡博学多才,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唯物论者。残酷丑恶的现实让他深深地怀疑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公平、正义和仁爱。当看到被猎狗撕碎的孩子和被虐待儿童那无法报偿的眼泪,伊凡无法原谅上帝的失职,因而也拒绝上帝的世界,没有信仰的他也就不自觉地丧失了道德,成了“为所欲为”生存法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他

看来,“所谓‘人爱人类’那种自然法则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所谓的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495]这位自由主义论者打心眼儿里憎恨和蔑视他的父亲,其杀父动机不亚于德米特里,只不过后者更为率真,把仇恨公之于众。伊凡内心巴不得这个淫邪、荒唐、贪婪的父亲早点死,这样既可以继承一笔遗产,又可以得到哥哥的未婚妻。所以,对于父亲和哥哥的冲突,他只是漠然视之,静静等待悲剧的发生。明知父亲可能被害,却选择了离开,也等于默许了这一切。当父亲终于被害,来自良心的煎熬让他从此不得安宁,套用麦克白的一句话,他杀死的不是父亲,而是睡眠。他认为自己才是幕后主使,是杀父罪犯。在灵魂深处,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最卑鄙阴暗的人。

伊凡无视了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以期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然而,他的这种自由把他带到了多么可怕的境地!又是多么地沉重,他承担不起。最终,他的生存法则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伊凡有这样的公式:上帝我接受,但他创造的世界我绝不接受。而这个世界的恶正是因为没有“上帝监督”的绝对自由导致的。世界的苦难正是因为无信仰,无信仰就会导致毁灭。假如没有上帝,世界的罪恶只会更多,无辜儿童的眼泪只会更多。他在反叛上帝时所坚持的正义感导致了他信仰的错位,在矛盾与困惑之间,伊凡崩溃了,也深深地悔恨了,他输给了自己的反叛。伊凡令人同情,历年来备受争议也颇受读者喜爱。因为他的矛盾与困惑是作者也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很难把他和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划上等号,他只是太理性也太清醒了,无法对这个世界盲目乐观。现实的丑恶使他对上帝失望。他认为上帝本不该让这一切罪恶发生的,但还是发生了,这是上帝的失职,所以,对于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他是失望的。他无法忍受人们宣传对无辜苦难的宽恕和基督教对一切人的宽恕,他愤怒地喊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并且有权利去宽恕!然而,伊凡没有忘记上帝,只是他自己都不曾发现。正如阿廖沙说他的长诗《宗教大法官》是对耶稣的赞美,而不是咒骂,因为其中谈到基督的理想就是给人类自由和充分的信任,而大法官却宣传用奇迹、神秘、权威来治理人间子民。在最后,基督在大法官苍白的嘴唇上的一吻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宽大仁慈。伊凡间接地为基督唱了一曲赞歌。他所不相信的上帝和上帝的真理,逐渐征服了他的心,虽然这颗心依然不肯屈服。因而,伊凡对上帝是质询之上的皈依。“在每个

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神性的种子,都有信仰的渴望,在伊凡的心中隐藏着对天国的憧憬”^[7168]。他所反抗的正是他所依赖的。“拒绝上帝的世界,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丑陋和卑鄙,他的批判和挑战意味着他还怀抱着美好的理想。他希望‘上帝的世界’(尘世的道德)与‘上帝的原则’(天国的道德)协调起来,变成和谐的世界”^[62]。这就是伊凡的矛盾,虽然主张“一切都是允许的”,内心深处却又希望有某种原则约束人的欲望。他的内心深处笃信基督,只是无法让自己清醒而理性的灵魂相信上帝。

伊凡作为具有西方现代意识的青年,他试图超越和逃避传统的道德原则,重新建立“个人性”的生存法则。当他丢掉传统的信仰,甩掉社会道德的羁绊时,他也偏离了“父”的意志。因此他与上帝的冲突在小说中表现为反抗与被反抗的冲突。伊凡生存哲学的“现代性”初建是极其脆弱的,他毕竟扎根于俄罗斯这片土地上,不可能完全脱离东正教的影响。因而他在反叛的同时才有那么多无可言说的矛盾与困惑,愧疚与自责,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把尺。更重要的是伊凡偏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在宗教话语中,他的反叛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犯罪,只有经过忏悔才能走向救赎,让他重新回归到“父”的怀抱。

3. 从彷徨走向笃信的阿廖沙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除了阿廖沙以外,其他几个都憎恨他们的父亲,阿廖沙是一个早熟的博学者,在还是婴孩的时候,就十分招人喜欢。虽然寄养在亲戚家,但也是被当作亲生儿子来看待。他绝不会让人感到别扭,就连那个荒唐可耻的生父也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一种亲切感。阿廖沙从小进修道院,跟随佐西玛长老学习教义,笃信基督。这样一位精神导师弥补了他成长经历中的父亲缺失。长老对阿廖沙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权威和力量。“长老就是把你的灵魂吞没在自己的灵魂里,把你的意志吞没在自己的意志力的人,你选定了一位长老,就是放弃自己的意志自行弃绝一切,完全听从于他……一切受业于长老的人,要经常不断地向他忏悔,授业者与受业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约束”^[4132]。佐西玛与阿廖沙构成了一对“父与子”的关系。“子”依附、顺从于“父”,佐西玛相对于阿廖沙来讲,就是权威。而我们知道,佐西玛长老之所以赢得人民的尊重与爱戴,是因为他身上体现着一种善良、仁慈、宽恕、忍让的宗教情怀,他是上帝虔诚的信仰者,其权威的形成也需要弃绝个人意志与个性自由,从而顺从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与

佐西玛又构成了另一对“父与子”的关系模式。“子”对“父”要无条件地信任与服从。

而阿廖沙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并不是从未动摇的,那短暂痛苦的徘徊期发生在佐西玛长老死去以后。阿廖沙跟其他普通民众一样,希望这位伟大的圣徒的躯体能显示治病救苦的奇迹。然而尸体的过早腐臭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的诽谤让他烦恼、惊慌、痛苦和不安。他开始质疑上帝的审判和公理的存在,他为佐西玛长老没有得到应有的名誉反而遭到贬低和侮辱感到愤恨。对于这样的遭遇,他内心不服,所以才会质问:“是谁裁判?谁竟会做出这样的裁判?”阿廖沙纯洁的心受到了痛苦的煎熬,这个纯洁的天使都无法不怨恨了,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伊凡式的论调:“我并没有对我的上帝造反,我只是‘不接受他的世界’罢了”。是的,纵然有千般不公,万般无奈,这位主人公也不会真正放弃他的信仰,因为这样的信仰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内心。作者说,这“是未来主人公阿廖沙的心灵,几乎成为他心灵发生转折和激变的关键,使他的理智受到震撼,却又在此后的一生中彻底地巩固了它,使它从此确立了某种一定的目标。”^[14]虽然长老的死使阿廖沙的心灵遭受沉重的打击,但爱的种子毕竟已播种在他的心里,他按照长老的遗训,在尘世中继续长老的事业,向人间播撒了“一粒麦子”的爱,用爱的力量去感化世界。那个女人格鲁申卡在他的感化下由邪恶走向了圣洁,她带着近乎崇拜的心爱着阿廖沙,阿廖沙就是她的信仰。这位人间的圣徒时时刻刻都散发着爱的光芒,他的一生就是“我在故我爱”的注解。仁者,爱人。圣者,爱一切人。不管

是高尚的、善良的还是堕落的、罪恶的,他都一视同仁地爱。尤其对孩子有一种天生的热爱,因为孩子天真纯洁、圣洁不染。他让一个叫伊留莎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了爱与尊严。让他和同学们和好如初,并发誓永不相忘。在伊留莎的葬礼上,十二个孩子聚集在阿廖沙的周围簇拥着他,仰望着他,阿廖沙就像是基督在人间的继承者。小说就在这群孩子的欢呼声中结束。这一幕宛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传道事业后继有人了。

三、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都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创作无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方面都能显示出创世论、原罪论、上帝万能等宗教意识。也正是由于宗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中,作者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他认为,只有上帝和基督的“爱”才能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寻寻觅觅,这场寻父的历程交织着爱与恨,最初的反抗和最终的顺从,中期的彷徨痛苦,后期的认同归属。卡拉马佐夫兄弟各自的寻父旅程不同,经历的“风景”也不一样。德米特里在犯罪中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在自我惩罚中完成了寻父之旅;伊凡在经历怀疑、挑战之后走向了皈依;而阿廖沙这个纯洁的天使在佐西玛长老的引导下,走向了自身的完美。当走到旅程的终点,他们都明白了:为了最高的和谐,为了自身道德的完善,需要一个上帝。而这个上帝,就是他们要寻找的父亲。主人公寻找父亲的历程就是寻找上帝的历程。

参考文献:

- [1] 刘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
- [2] 何云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 [3] 弗罗姆.爱的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4]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5] 罗赞诺夫.论宗教大法官[M].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6] 田金全.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7] 王志耕.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上接第78页)

- [6] 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
- [7] 张自烈.正字通[M].廖文英,补.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 [8]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9] 付东华.字源[M].台湾:艺文印书馆有限公司,1985.
- [10] 颜元孙.千禄字书[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 [11]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